

學術論文

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的轉型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田亞明 Benjamin Creutzfeldt
哥倫比亞波哥大安第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Los Andes University, Bogota*

摘要 /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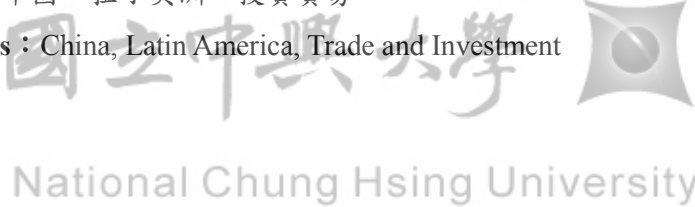
中國私營和國營企業在拉丁美洲的拓展，直接影響中國在全球的國際形象。儘管行為者越來越多元，西方大眾、媒體和政府仍傾向將中國視為一個單一行為體。不可否認，當北京領導人訪問拉美地區時，如此觀點備受支持和肯定。本文試統整各方對於「中國擁有單一外交政策」的論述，以及中國和拉美各國關係中的多元面向。文中將探索此種如雨傘一般、全單式視角所帶來的影響、不合理處和可能造成的誤導。透過比較分析的方式觀察中拉關係的發展形式、北京對拉美地區的整體外交取向，以及後者對中國-拉丁美洲關係的影響，本文指出此跨太平洋關係中許多需要更進一步理解的層面。

The growing presence in Latin America of Chinese companies, private and state-owned, impacts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globally, for in spite of the growing diversity of actors involved, the Western public, their media and

governments, tend to conceive of China as a unified actor. Indeed this is a perception encouraged by Beijing's leaders when they tour the region. This article sheds some light on the attempts at presenting a unified foreign policy of the PRC and the often divergent aspects of the country'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It expl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umbrella approach, its incongruences and potential pitfalls. Adopting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examining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and looking at Beijing's overall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and its evolv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the paper points to numerous aspects of the transpacific relationship that need to be better understood.

關鍵字：中國、拉丁美洲、投資貿易

Keywords : China, Latin America, Trade and Investment



壹、前言

從北京的觀點看來，拉丁美洲海岸距離中國最為遙遠。毫不意外地被中國的生意人，創業家乃至於學者，視為全世界最後開拓勢力的疆土。然而新世紀到來，隨著中國的產品、採購及投資、文化及外交策略，終究畫下了標記。拉丁美洲身為接受的一方，眼見中國這樣極新又極陌生的經濟強權，展現對拉丁美洲的興趣，各個國家的反應大相逕庭；投機式歡迎（委內瑞拉、厄瓜多爾或巴西），精算式合作（祕魯、智利或阿根廷），以及萬般不情願卻受限約定（哥倫比亞或墨西哥）。持續發揮影響在於，中國無節制地消費碳氫化合物（石油）、礦產及穀物。然而，也成為拉丁美洲政府的關注焦點；基礎性商品經濟，在國內長期永續的考量下，導致驟然喪失調節彈性，來面對全球市場的變化。鄧小平的市場導向改革，雖然帶動了經濟發展，貧窮層級極劇減少，提高了數以百萬計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但是，卻與拉丁美洲所缺席的維持成長，形成頑強的對比；將近 25% 的拉丁美洲人民，處於貧窮生活。造成如此差異的原因是什麼？中國與拉丁美洲的關係將如何開展？本文將提出橫跨太平洋連結的全貌，並指出部分期許和潛在危機。

1970 和 1980 時期，中國與拉丁美洲的關係侷限，貿易極少。隨著鄧小平的開革開放政策，中國開始加快滋長與拉丁美洲的關係，並且樂見大多主要的南美國家，漸進地轉換盟友，將與台北的官方關係轉移到北京。基本上此舉拋下了政治議題或理想取向，甚至與好幾位所謂的新自由獨裁政權建交。1985 年底，當時的總理趙紫陽訪問拉丁美洲，開啟首次的官方拜會。中國藉由拉攏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國家，展示企圖擔任發展中國家的代表。趙紫陽所提出的「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聲明，至少視為朝向合作的對話步驟。

貳、2004 年後的中拉關係

中國與拉丁美洲急速開展關係始於 2004 年，顯現於諸多層面；大多數拉丁美洲總統都前往了中國訪問，中國領導人亦回訪，催生了雙邊貿易。亞太地區與拉丁美洲的貿易往來，每年平均成長 20.5%，中國佔了大宗。與中國的貿易金額，從 2004 年的 100 億美元，一路成長至 2013 年的 2570 億美元。¹中國的重要性，扮演了主要的貿易、投資即金援夥伴，協助拉丁美洲經濟持續成長，甚至得以倖免於 2008 年的金融危機。文化交流透過「孔子學院」的設立，政治面的連結亦隨著平行拓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是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uncil, APEC）的會員，其他的拉丁美洲會員國包括了智利、巴拿馬與秘魯。並於 1998 年加勒比海開發銀行、2009 年的美洲開發銀行，相繼成為股東。中國還擔任下述組織的觀察員：拉丁美洲統合協會、拉丁美洲議會、聯合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和太平洋聯盟。此外，中國參與了區域經濟組織的固定對話機制：南方共同市場、安地斯國家共同市場、加勒比海市場。²中國政府提倡的雙邊對話論壇，則有中國國際貿易推廣協會挹注的「中國—拉丁美洲商務高峰會」、中國外交部贊助的「中國—拉丁美洲智庫」，以及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共同市場論壇」（CELAC）。

資訊分析家試圖趕上雙方發展的步伐。然而在拉丁美洲，長久以來不曾認真研究過中國，而中國也僅有一所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成立於 1961 年的拉丁美洲研究院，好比黑暗中僅有的信號燈。近幾年來，中國的大學紛紛開設研究拉丁美洲的專門科系，例如中國外交學院、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以及中國其他地方多所高等學

¹ Cynthia Arnson, Jorge Heine and Christine Zaino eds., *Reaching Across the Pacific: Latin America and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14).

² Ana Soliz Landivar and Soren Scholvin, "China in Lateinamerika: Chancen und Grenzen seines zunehmenden Einflusses," *GIGA Focus Lateinamerika*, No.6 (2011).

府。2008 年末，中國政府發表了第一份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的政策書。³此舉並未在媒體或拉丁美洲地域政治圈，引發廣泛的討論，卻帶動更多雙邊關係的全面性學術研究。面對中國對拉丁美洲區域事務的關注高漲，並且參與的事實，某些國家的政府比起別國更加積極回應，卻不見整合地努力栽培或交班給年輕的一代。

參、貿易高於投資之現狀

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堅定關係，主要建立在貿易，其次是投資。貿易的增進，首先取決於中國對基本物資的需求，要能滿足快速且永續的經濟成長，因應成長而重度依賴工業的特點，來餵飽人口產生的消費行為。中國在拉丁美洲區域貿易帶來的影響，有分析家提出早期的關切，並在 2007 年表示「中國在拉丁美洲的貿易影響力，絕對來得正面又直接」。經由外銷成長，間接地提供較好的貿易條件。⁴如此長久下來，中國如同「貿易天使」和「幫手」，也是區域的商品暢貨中心。⁵事實說明，中國的外交政策，向來以國內議題馬首是瞻。⁶國內議題的優先順序，當務之急在於如何處理中國主要的外銷市場的衰退，即美國與歐盟，所帶來的後期危機。意味著 2008 年之後，貿易方式將重大改變，十二五規劃（2011-2015）諸多修正，以及 2013 初的領導班底更替：「十二五規劃」掌控中國迎向的社會與經濟挑戰，身處變動的全球經濟環境（和）競爭，畢竟現今世局的特性，受制於持續且複雜的變動。⁷

³ PRC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hina's Policy Paper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eij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08).

⁴ Javier Santiso, *The Visible Hand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2007).

⁵ Ibid.

⁶ Jonathan Fenby, "Does China have a Foreign Policy? Domestic Pressures and China's Strategy," in Nicholas Kitchen ed., *China's Geoeconomic Strategy*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2).

⁷ Margaret Myers and Zhimin Yang, "Qué significará el 12. Plan Quinquenal de China para las

跨太平洋貿易的次要驅動力，是拉丁美洲作為中國製造商品的市場潛力。範圍從汽車和手機，乃至於成衣和短期高收益的消費品。舉世皆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江時學，指出「中國意在擴大拉丁美洲的市場佔有，以降低對美國、日本及歐洲的依賴」。⁸中國製造的商品所帶來的後果，使得拉丁美洲在世界市場上，自然而然展開競爭。嚴重地將威脅拉丁美洲區域養成長期經濟成長的能力。

中國本身的研究觀察家，以及遠在智利的聯合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的經濟分析家，毫不保留地報告投入的成長數字。⁹對已開發國家重新剝奪拉丁美洲的原料，輕描淡寫帶過。然而，對立情勢證實，在兩地製造的競爭面上，「中國與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之間的产品組裝貿易，足見為比較利益的結果。」但是，拉丁美洲區域的國家認為與中國的貿易架構失衡，不符合先前發展工業的企圖心。¹⁰競爭的感受，對於製造業主力國家尤其深刻，例如墨西哥、巴西，某種程度再算上哥倫比亞：「商品為製造而製造明確模式」，惡化了現況。¹¹許多身處中國和拉丁美洲的分析家，強調了補給中國的需求和拉丁美洲的豐富礦產。¹²同時亦有人質疑

relaciones sino-latinoamericanas?” *Apuntes Revista de Ciencias Sociales*, Vol.39, No.71 (2012), pp.7-32.

⁸ Cynthia Arnson, Mark Mohr and Riordan Roett eds., *Enter the Dragon? China's Presence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2007), pp.43-52.

⁹ CEPAL,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uilding a strategic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Santiago de Chile: ECLAC, United Nations, 2012);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y China: Hacia una nueva era de cooperación económica* (Santiago de Chile: United Nations, 2015).

¹⁰ Evelyn Devadason and Thirunaukarasu Subramaniam, “Trade Interactions of China-Latin America vis-à-vis ASEAN-Latin America: The Relevance of the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CEPAL ed., *Las relaciones comerciales entre América Latina y Asia Pacífico: Desafíos y Oportunidades* (Montevideo: United Nations, 2014), pp.135-61.

¹¹ Antoni Esteveadeordal, Moreira Mesquita and Theodore Kahn, “LAC Investment in China: A New Chapter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China Relations,” *IDB Monograph Series* No.138 (2014).

¹² 柴瑜、孔帥，〈中國與南美國家的經貿關係：現狀與挑戰〉，《拉丁美洲研究》，第36卷，第1期(2015年)，頁12-21。

中國長期承諾的程度，以及拉丁美洲政府運用時機興利的能力，¹³警告「政府未能正確著眼國內的商業環境，急速成長的跨國連結下的世界經濟，本國經濟健全的關鍵」。¹⁴更多示警的評論家分析，尤其是媒體，暗示「針對中國的種族意識高漲，在拉丁美洲與墨西哥是不爭的事實。特別顯見於創業圈（連同）強調獨裁威權（中國）的多方肯定」。¹⁵

肆、投資和貸款流向

當商業活動涵蓋廣泛且雙向進展，投資卻呈現單向地從中國流入拉丁美洲地區。若是試圖區分貿易、援助、貸款和投資，數據上產生了疑義，原因包括：首先，併購和入主在本質上通常有第三國的介入，股票市場或避稅天堂，則延伸出投資基金來回交易，難以追查的情形。其次，缺乏獨立可供檢視的數據。第三，中國格外看待與開發中國家的關係，所造成的金流匯入。數據上的金援、貸款和投資經常重複列出。中國公開宣稱並無必要定義傳統上的貸方和金融機構。除此之外，「美洲對話」公布了中國在拉丁美洲投資的數字，經由古蹟基金會共同執行，更加坐實了其他管道的存在。¹⁶

貸款亦同樣難以區分，理由與上述相同。使得中資與美洲當地銀行的貸款，難以做出比較，甚至遭到曲解。貸款通常有好幾年的擔保期，計算上除去商業銀行的放款，中國的銀行可以貸款給非中資的專案。還有其他

¹³ Matt Ferchen,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Long-term Boon or Short-term Boom?"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 (2011), pp.55-86.

¹⁴ Kevin Gallagher, *The Dragon in the Room: China & the Future of Latin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¹⁵ Enrique Dussel Peters, "China und Lateinamerika: Hat die "Exportorientierte Entwicklung" angesichts der Exportoffensive Chinas noch eine Chance?" *Prokla (Münster)*, No.36 (2006), pp.113-126.

¹⁶ Alberto Lucas Lopez and Cedric Sam,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s (2005-2014)," <http://multimedia.scmp.com/china-overseas-investments/>

國際性銀行，經常為中資企業執行的專案，提供財務或擔保。¹⁷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危機直接帶來的後續效應，導致來自歐洲及美國的貸款和資金缺乏，使得中國很快遞補了空缺。特別一提的案例，就是中國銀行跳出來提供資金，給予美洲開發銀行所認定的「高風險國家」，例如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¹⁸

儘管數據不夠完整，趨勢卻十分明朗：中國在拉丁美洲的貸款和投資，儘管各層面快速成長，卻只佔了拉丁美洲地區總體外資不到 1%，範圍也相當受限。大部分來自中國國營企業，集中在天然資源產業。中國累積的投資額，以國家為單位來看，金額從委內瑞拉超過六百億美金，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和祕魯約 150 億至 300 億美金，以及其他零星提供給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小型經濟體，其中還包括名列區域第三大經濟體的哥倫比亞。¹⁹中資企業及其資金利益實質存在的上升，引發以國家專題作為研究和專題分析單一產業和企業，亦隨之增加。Enrique Dussel Peters 帶領的學術領域，以本身的研究，佐以編輯相關文集。雖然每位作者的研究，不盡然呈現出高水準，倒是提供了後續研究貿易和經濟分析，亮眼的材料內容。²⁰R. Evan Ellis 於 2014 年完成相當了不起的研究，作為早年研究的後續；他進行了無數的訪談，有關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商業與投資活動，彙編出廣域的完整紀錄。²¹中國—巴西商會贊助出版一份有關中國在巴西的投資深度報告，可望在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依樣複製。²²當然仍有許多

¹⁷ H. Xie,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the President of ICBC Peru, May 28, 2015.

¹⁸ 柳明、王發軍，〈中國在拉丁美洲的貸款〉，《拉丁美洲研究》，第 34 卷，第 4 期(2012 年)，頁 14-19。

¹⁹ Kevin Gallagher and Margaret Myers, "China-Latin America Finance Database," http://www.thedialogue.org/map_list

²⁰ Enrique Dussel Peters eds.,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 China: Economía, Comercio e Inversiones* (Mexico, DF: Unión de Universidade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3).

²¹ R. Evan Ellis, *China on the Ground in Latin America: Challenges for the Chinese and Impacts on the Reg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²² Claudio Frischtak, Andre Soares and Tania O'Connor, *Chinese Investments in Brazil from 2007-2012: A Review of Recent Trends* (Sao Paulo: China-Brazil Business Council, 2013).

需要完成，特別是延伸到國家，以及專案的文集。²³

伍、政治互動趨勢

2004 年之後的雙邊關係，發展既快速又重要，世界局勢也改變許多。僅將 2004 至 2015 年間，分成三段時期以利說明：第一時期（2004-2007），啟動關鍵始於國家主席胡錦濤前往智利的聖地牙哥，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公認為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堅定的轉捩點。拉丁美洲隨後成為中國首次簽定，自由經濟貿易協定的對象，雙方的貿易量因而大量增加。2005 年 9 月，胡錦濤在聯合國高峰會闡述「和諧世界」亦提及此舉。此時美國仍聚焦中東衝突，無暇顧及南方的鄰國。第二時期（2008-2012），中國的拉丁美洲策略，依循 2008 政策書來推展，歷經全球金融危機及後續發展，以及歷史性的美國選舉，非裔的歐巴馬當選美國第四十四屆總統。伴隨著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之間高漲的衝突；中國與秘魯簽訂了拉丁美洲地區第二份自由貿易協定；2012 年 6 月，溫家寶在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ECLAC）發表演說。第三時期（2013-2015）則由習近平和李克強領導的新政府發動。另一方面，委內瑞拉軍事強人查維茲過世、古巴舉行哥倫比亞和平會談、中國領導人年度訪問拉丁美洲蔚為常態，2015 年 1 月更催生了「中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共同市場論壇」（CELAC）。

早在 1988 年，鄧小平就宣告了二十一世紀，將迎來「太平洋時代（以及）拉丁美洲時代」。中國亦將以「中國-拉丁美洲關係」，作為南南合作的樣板。2001 年，江澤民總理的拉丁美洲之行，呼籲「二十一世紀中國與拉丁美洲全面攜手合作」。²⁴胡錦濤在 2004 年訪問拉丁美洲之前，針對拉丁

²³ 見：郭潔，〈首鋼秘魯鐵礦項目的歷史與變遷〉，《國際政治研究》，第 137 期（2015 年），頁 51-73。

²⁴ Shixue Jiang, "A New Look at the Chinese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Nueva Sociedad*, No.203 (2005).

美洲崛起的策略益加明確。透過政策優先事項和一連串互訪來確立。首件大事為 2004 年 11 月，胡錦濤出席了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袖高峰會，正式訪問了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古巴。²⁵隨後的官方行程包括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前往墨西哥、祕魯、委內瑞拉、特立尼達島、多巴哥島及牙買加；以及 2005 年初，胡錦濤訪問了墨西哥。除了致力於取得正式的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鞏固外交的目標始於 1990 年代，積極與拉丁美洲國家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不結盟主義，向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也是念茲在茲的唯一強權。因而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出現十種不同的綜合型態，作為國家外交代表性的手段。²⁶巴西在 1993 年正式成為中國首位「戰略伙伴」，隨後中國則分別在 1996 年與俄羅斯及 1997 年與美國簽訂。在拉丁美洲存在不同等級的伙伴關係：1997 年為戰略伙伴的墨西哥，於 2013 年一舉提升到最高等級的「全面性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同年提升的國家，還有 2001 年簽下的委內瑞拉和阿根廷，2004 年的祕魯和智利。時至今日，中國小心翼翼地維繫著 47 位分門別類的戰略伙伴，表現出多邊關係的利益。

1990 年開始全力推動的「走出去運動」，不分國營或私人企業，中資企業的利益持續發酵，也是中國大舉布局海外的時期。²⁷期間消費品貿易浮出檯面，以鐵、黃豆、銅和原油，為拉丁美洲外銷中國的大宗。如此一來，降低了全球金融危機，帶給拉丁美洲的立即衝擊：2010 年阿根廷和巴西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分別成長 9.2% 和 7.5%。主因來自中國對南美的物資需求。

²⁵ “Foreign Minister Li Zhaoxing Comments on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President Hu Jintao’s Trip to Latin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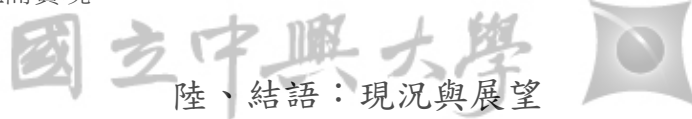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topics_665678/huvisit_665888/t172349.shtml

²⁶ Zhongping Feng and Jing Huang,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plomacy: Engaging with a Changing World,” Working Papers No.8 (June 2014),

http://fride.org/download/WP8_China_strategic_partnership_diplomacy.pdf

²⁷ Lopez and Sam, *op. cit.*

2008 年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政策書，有如一張佈滿想法的畫布，為雙邊合作繪出寬廣的定義。並明白指出核心要點：「釐清中國在拉丁美洲地區的政策目標，規劃未來合作的指導原則……維繫中國與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關係，健全並穩定的全方位成長」。²⁸中國人民外交學會（CPIFA）於北京，主辦了第一屆中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智庫論壇。發展拉丁美洲多邊關係的途徑，²⁹包括 2009 年 1 月，中國加入美洲開發銀行（IDB）。2011 年 12 月，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共同市場（CELAC）在卡拉卡斯正式成立，排除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國，作為類似美洲組織（OAS）的協商論壇。前祕魯總統 Alan Garcia 曾主張區域同盟：結合惺惺相惜的自由市場國家，制衡美洲人民波利維亞聯盟（ALBA），隨著 2012 年太平洋聯盟的成立而實現。



2013 至 2015 期間，正逢中國第五代領導班底的更替，習近平身兼黨政最高領導，李克強為國家總理。政權移交備受高度期待，中國國內及海外觀察家皆肯定象徵著穩定與持續。2013 年一份大膽的預測研究，推論結果多已獲證實。學者 Kai He 與 Huiyun Feng，以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比較和評量胡錦濤與繼任者習近平的「行為準則信仰」，即「找回領導」，來分析國家及外交政策決策執行，並試圖強化領導人信仰體制的角色，連結領導人政策決定，所來自的外在物質與觀念構成的世界。研究結果提及「儘管中國領導人對於政局，具備合作及積極的世界觀，企圖維持現狀。當面對重大外來挑戰時，態度將表現得堅決。正好說明了胡錦濤交棒前的作

²⁸ PRC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hina's Policy Paper 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ttp://www.fmprc.gov.cn/eng/zxxx/t521025.htm>

²⁹ Nele Noesselt and Ana Soliz-Landivar, "China in Latin America: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ackyard'," *GIGA Focus*, No.7 (2013).

為。研究也指出習近平將蕭規曹隨，或許走向更加堅決」。³⁰美國與中國關係中的猜忌和緊張，在任一方拉丁美洲地區跨太平洋貿易或其他附加利益上，未見明顯的反彈。

2013-15 年期間，拉丁美洲的概況改變。委內瑞拉魅力強人 Chavez 過世，削弱了拉丁美洲社會運動揚帆的風向，弱化了美洲人民玻利維亞聯盟的一致性。在哥倫比亞進行的和談協商，同樣降低了訴求極端政治力的趨勢。美國與古巴逐步關係正常化，視為此區域教條時代衰退的跡象。同時史上首位出身拉丁美洲的教宗，帶來拉丁美洲地區亟需的道德振奮。中國高層領導人訪問，已列入年度行程，並且持續推動黨領導人、政策制定者和學者的商業拜會，以及其他低階的活動。巴西更強化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地位，經由系統研究方法提升並列金磚四國（BRICS），更成為唯一的拉丁美洲國家，加入中國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亦被多方解讀為對抗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另一處免費或競爭的借款機構選項。

2014 年間，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更加緊密的象徵，以中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論壇的形式落實。比照 2000 年在北京，舉辦的中非合作論壇高峰會模式成立。中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論壇，既是與中國的單獨會談，亦可與歐盟對話，中國支持中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論壇，意圖十分明顯。從 2014 年一月卡拉卡斯舉行的中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論壇，胡錦濤主席致賀高峰會；同年七月主持正式開幕時的部長會議，並在 2015 年一月於北京主辦開幕的部長高峰會，可見一斑。

雖然中國政府對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施展出寬廣又連貫的作法，卻仍聚焦於特定國家，從貿易及投資活動解讀出明顯的不同。如此歧異極可能會增加，主要原因有二；儘管主權觀念產生的風險，在 2011 年利比亞危機之後，中國主政者已有所牽制，仍舊基於強力承諾與道德規範來伸出援手，尤其對於陷入危難的國家，例如 Nicolas Maduro Moros 總統

³⁰ Kai He and Huiyun Feng, "Xi Jinping's Operational Code Belief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6, No.3 (2013), pp.209-31.

主政下的委內瑞拉。稱為「新的商業措施」，強調持續及長期的目標。³¹第二項原因來自人的層面：以祕魯而言，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移民開始進入，如今成為超過五十家大型中資企業的總部及營運基地，將吸引規模不一的創業家投資，使得北京當局的管控益加困難，風貌卻更為有趣。

（譯者：張沛文）



³¹ Benjamin Creutzfeldt, “7th Round Table of the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Working Group,” in Margaret Myers ed. (Beijing: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15).